



禹貢九江
三五攷



管部院吳

退補叅老人
吳錦章寄題

小序

九江三江之名始於禹貢其說素自漢儒孔傳創立南江名色牽強增入而大江下游素矣班志傳會孔傳馬史誤指尋陽九派爲禹迹而大江上游又素矣歷漢晉唐宋眾咏紛如雖經朱蔡諸賢折衷論斷卒之齊傳楚咻無以息紛爭而歸壹是蓋由跋涉未周故其著書立言恆與地輿相左也

勳

游覽大江形勝

徧閱荆沱變遷客邸閒暇撰洞庭源流攷用識湖湘水道今昔懸殊藉以辨證導漾導江兩節文義經緯準望累黍無差未復考據震澤出入不與江漢彭蠡相關係而大江上下游源流本禹貢九江三江攷

小序

末庶幾各有指歸自維蠡測管窺不敢妄附經解之列頃呈

侍郎吳大宗師鑒政改爲禹貢九江三江攷一得之愚過蒙推重用是益增慙然昔賈浪仙微賤時游京師偶於驢背吟詩推敲未決遇韓京兆尹一言而定並教之爲文遂舉進士其詩句亦膾炙人口古今文字流傳皆遇名儒賞識況以草茆弱質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妄談經傳微言得免程伊川先生蠹魚之戒足矣謹綴數言以識風塵閱歷樂此不疲之意云爾時維光緒庚子嘉平月涑江後學榮錫勳自序



洞庭舊圖



禹貢九江三江攷

大江全圖



三壘即三秦水在湖北大門縣古竟陵也
界也一說在襄陽三洲口古即縣北也

大江隨地異名在梁域稱岷江蜀江入荆域稱荆江
楚江自匯洞庭以下稱中江自匯彭蠡以下稱北江
蕪湖以下通稱揚子江然總以大江為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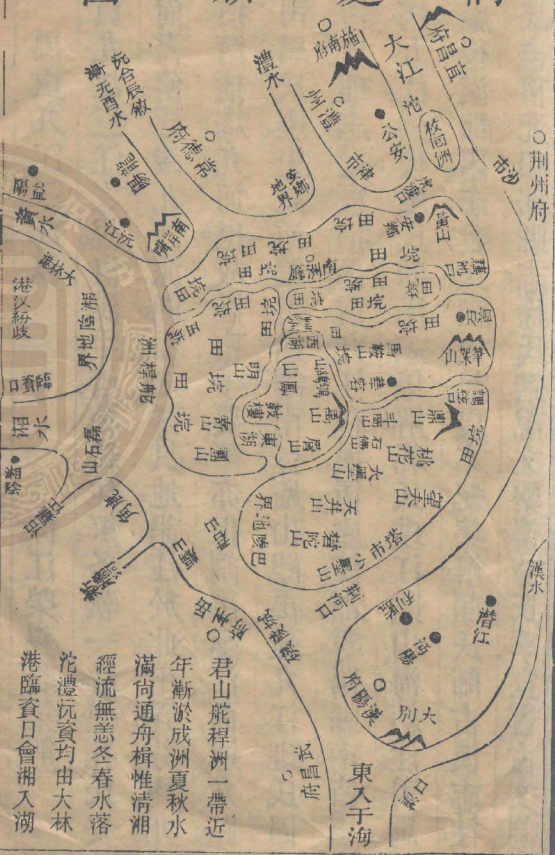
范禮沅資湘汨微七水口
皆臨近湖濱禹時洪水煥
襄或合城陵磯來去二口
混稱九江亦未可知按圖
表識以備參考榮錫勳注

洞庭新圖

禹貢九江三江攷

禹貢九江三江攷

涿江榮錫勳集解



君山舵程洲一帶近年漸淤成洲夏秋水滿尚通舟楫惟清湘經流無恙冬春水落范澧沅資均由大林港臨資口會湘入湖

禹貢九江三江之說自漢至唐紛紛注解各執一辭漢孔氏安國尚書傳泛論九江派別而未詳其地謂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猶河播爲九河也故淮南子要略亦但謂禹鑿江而通九路至司馬氏遷史記河渠書始謂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班氏固漢書地理志遂實指禹貢九江在漢置廬江郡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其後應氏劭漢志集解郭氏璞江賦山海經注司馬氏彪後漢郡國志裴氏駟史記夏本紀集解顏氏師古漢志注李氏吉甫元和郡縣志徐氏錯說文繫傳薛氏季宣書古文訓

林氏之奇尙書全解。毛氏晃禹貢指南。羅氏泌路史餘論。王氏應麟玉海地理門皆因之。惟隋區宇圖志沿用漢志所言。改尋陽爲九江郡以曲附之。而尋陽九江之稱。幾疑爲禹時眞跡矣。此一說也。鄭氏元尙書大傳注。摭引漢志尋陽縣南謂有九小江。從山谿所出。各自別源。下流合於大江耳。唐孔氏穎達尙書正義。亦謂漢志尋陽九道。符於孔說。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遂並兩說而互存之。此又一說也。漢哀帝時。劉氏歆卒父業校經。別爲六藝畧奏之。以漢置豫章郡。湖漢九水同注彭蠡。以入大江。遂指湖漢九水爲九江。王莽旋用歆言。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四

說謂尋陽江中沙水相間。原有八洲。曲折與江爲九。故曰九江。此又一說也。入主出奴。幾同聚訟。然此皆秦漢時所謂九江。非禹貢九江也。迨宋初胡氏旦字周甫撰尚書演聖通論。據水經山

海經。楚地記諸書。考證辨明。始以洞庭爲禹貢九江。其後晁氏

說之。字以道著儒言客語。曾氏攷字彥和著尚書講義。皆因之。朱子

參考羣言。折衷論定。特宗其說。而力闢尋陽九道。與湖漢九水

之非。禹貢山川地名。始有專主。蔡氏沈本師說。作集傳。遂謂九

江。卽今之洞庭。蓋因山稱洞庭。而得名也。金氏履祥尚書表注。

禹時九江入江。會合未甚廣。故未有洞庭之名。其後漸序日廣。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五

方八百里。而洞庭山遂在其中。故因山以得名也。勳案洞庭之

山。蔚然青秀。巴陵志載卽君山。外凸中凹。狀如十二螺髻。周回

七里有奇。夏秋水盛。宛在中央。冬春水枯。特立西岸。與艮山隔

水對峙。儼似雙扉環合。爲湘資沅澧眾水關鍵。湖南之門戶也。

水經注。君山東南對艮山。多簾竹。兩山相次。去十數里。迴時相

望。孤影若浮。君山由華容天井山發脈。艮山由巴陵龍迴嘴渡

脈湖水從兩山中間東北流出。禹貢東迤北三字卽指君山。夙產佳茶。一旗一槍。歲以爲貢。禹貢荊州底貢厥名。

此也。蓋今文之茗耳。其山腹空虛。多石穴響沙。道書稱爲十一福

地。山海經稱其多黃金銀鐵。奇木靈藥。荊州圖經稱其不受穢

惡無猛獸。湘中記稱其下有槎渚。潛通太湖。湘州記稱其上有
仙酒。飲之可以長生。拾遺記稱其山浮水上。下有金堂數百間。
玉女居之。常聞金石絲竹之聲。博物志稱其出斑竹。因二妃淚
霑而成。上有湘靈宮。二妃墓。柳毅井。黃帝鑄鼎臺。呂仙朗吟亭。
諸古蹟。秦時火樹猶存。山與岳陽樓隔江相望。同攬湖山名勝。
李氏密思湘君廟記畧。洞庭蓋神仙洞府之一也。以其爲洞府
之庭。故曰洞庭。水經注。是山湘君之所游處。故曰君山。史記則
稱爲熊湘山。亦名湘山。楚辭所謂北渚是也。屈子湘君歌曰。遵
吾道兮洞庭。湘夫人歌曰。帝子降兮北渚。史記索隱。湘君指舜。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六

湘夫人則二妃也。王氏逸楚辭注。二妃隨帝不反。道死沅湘之
中。因爲湘夫人。韓氏愈黃陵廟碑文。則謂娥皇爲舜正妃。故曰
湘君。女英自宜降爲湘夫人也。水經注。二妃沒於湘江。神游洞
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皇甫氏謚曰。二妃葬衡山。秦博士以爲
葬湘山。而郭注山海經。則謂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
江妃二女也。史記本紀。黃帝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案黃
帝號
有熊氏披山。登此。故曰熊湘。括地志。妄
分爲熊耳山。又指湘山爲扁山。皆非也。秦始皇渡淮水。將之衡
山。浮江至湘山祠。正義注爲青
草山亦非也逢大風。幾不得渡。因問湘君何
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始皇大怒。乃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遂自南郡。由武關歸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莊子天運篇。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淮南子本經訓。堯使羿斷脩蛇於洞庭。唐書地理志。巴陵有洞庭山。宋史岳飛傳。飛討楊么。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水經注。湖中有君山。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江賦。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此洞庭君山。載於史。傳子書。斑斑可考者。如此。後世傳聞異辭。不知禹貢九江所在。但見湘資沅澧之交。水平波闊。無得而稱。遂指洞庭之山。以名湖。亦猶彭蠡湖中有鄱陽山。後人遂呼彭

禹貢九江三江考

洞庭源流

七

蠡爲鄱陽湖。故戰國時洞庭之名。屢書史策。而三湘七澤襟帶靡涯。此巴陵勝狀。所以在洞庭一湖也。又案水經注。湘水自汨羅口西北逕磊石山西。而北對青草湖。亦謂之爲青草山也。荆州記。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以名焉。春時洲渚彌望。芳草萋萋。夏潦後與洞庭混合。南北渾涵。水天一色。此南遷錄所由以重湖稱之。晉書杜預傳。郭璞爾雅注。後漢郡國志。潛確類書。元和志。則皆別爲巴邱湖。太平寰宇記。岳陽風土記。則分洞庭青草巴邱爲三湖。方輿紀要。則以洞庭青草赤沙爲三湖。張說詩。韓愈集。楚辭注。荆州記。地理通釋。則或指爲太湖。史記水經注。

則稱爲五渚戰國策則稱洞庭五都韓非子則稱洞庭五湖爾雅淮南子漢地志則列爲雲夢藪周禮左傳則混爲雲夢澤禹貢則名爲九江然要而言之洞庭足以統之也其地東北屬巴陵西北跨華容石首安鄉西連南洲武陵龍陽沅江南帶益陽而環湘陰凡兩省四府一州一廳地分十邑橫亘八百餘里方輿勝覽所謂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日月若出沒於其中岳陽樓記所謂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渾無際涯杜少陵詩所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孟襄陽詩所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淮南子人間訓所謂江水下洞庭起波濤舟航一日不能濟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八

楚辭九歌所謂洞庭波兮木葉下戰國魏策所謂右有洞庭之水史記蘇秦傳所謂楚地南有洞庭蘇代傳所謂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司馬相如傳所謂楚有七澤雲夢者方九百里周禮職方所謂荊州澤藪曰雲夢夏書禹貢所謂九江孔殷者皆指此也蓋周禮荊州無九江已包在雲夢之中禹貢荊州無洞庭卽括於九江之內古人書法精簡萬象含容非後世所可及顧自秦漢以來東北諸儒著書立說昧於南方地形未曾身歷目擊遂移九江之稱紊入揚州之域毋惑乎燕郢易位地望無準矣竊謂九江爲洞庭三代至西漢已有是說韓非子初

見秦篇。秦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明指洞庭附近。郢都江南五湖，卽禹貢九江地也。史記吳起傳：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明分洞庭、彭蠡列爲荆揚兩巨浸矣。山海經：洞庭之山，漘沅瀟湘之浦，在九江之間。桑氏水經：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

北指總匯水口言。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東。

古華容在江北。今監利石首界。

楚地記：巴

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皆明言九江在荆域間。於瀟湘雲夢距郢都不遠。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鄭伯會楚田于江南之夢，戰國策：楚王游于雲夢，結駟千乘，是其明徵也。後因考烈王東徙淮南之壽春，施雋號爲郢，都是以揚域而仍荆名也。九江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九

爲荆州巨浸，與郢都盛衰相關。故郢徙而九江亦隨之。僑置始讓洞庭，專主重湖大名。下逮秦漢，沿襲相因，遂以九江稱王。或以九江名郡。史記：項王立英布爲九江王，都六注，謂今爲六安州也。水經注：秦始皇立九江郡，治壽春。王莽又改豫章爲九江郡。此兼跨廬江豫章之地矣。由是九江之名傳播揚州之域。與彭蠡左右爲鄰。後儒懸揣默會，誤以尋陽湖漢漫指爲禹貢九江。稱名雖同，而畫疆各別。如漢武帝移祀南嶽於灊霍。後世遂指灊霍爲衡山。又如東晉渡江而南，竟南徐諸州亦因之僑置者。是也。歷秦漢晉唐千百年，眾口同聲，牢不可破。而禹貢經旨

遂晦。幸賴有水經。山海經。楚地記諸書。立言不朽。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故胡晁曾氏。猶得於墜緒茫茫之下。尋繹推勘。發明經義。朱子稱其援證皆極精博。遂著九江彭蠡辨。明是去非。以釋千古疑義。然後禹貢九江之稱。始得仍歸洞庭。光復舊物。如合浦還珠。故事八百里秋水。洪濤頓覺爲之增色。湘靈不昧。亦當取瑟而歌。高唱大江東去。爲誦楚辭。沅湘無波。江水安流之句。殆酈注所謂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者矣。然則水經。山海經。楚地記諸書。遙遙數語。其有造於禹貢九江者。誠不少也。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經。後人遂斥爲誕怪。而孰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十

知繼往存微。實足補古書之闕畧。講求輿地者。其顧可不加意乎。然所謂九江者。當從湘潭羅氏典所云。九非數目字。莊子天下篇。禹親操橐耜。以九雜天下之川。注九作糾。糾合錯雜。使川流貫穿。注海也。與桓公九合諸侯同義。計湖南九郡四州合沅湘資澧。各因所過諸水。以同入於洞庭。而洞庭受之。故洞庭謂之九江。究之欲於其中定所謂九江者。蓋難之矣。勳案論語朱

注。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洞庭一湖。糾合湘資沅澧眾江之水。北會大江。東歸勃海。其吐納澎湃。皆由君山。經過辟之齊晉。糾合諸侯。眾江皆子男列國。而洞庭湖爲霸主君山。適當

湖中則齊之蔡邱晉之翟泉督合眾江朝宗于海亦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子男四瀆之外惟五湖而五湖又以洞庭爲長其爲霸主也不亦宜乎程氏大昌禹貢論九江不必求其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余祁一澤而得名九澤又如堯以百揆命官豈一官而有百人共居耶以四岳分職傳謂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此皆未可以數目字拘也禹貢四言九江一言雲夢皆指荊州藪澤以明治水方畧初非有意計其江流數目而遽定其爲九也如果江分爲九必有九口同注洞庭方可切實指明如枚數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闔縱分支別派遷改靡常而大川經流自當歷久不廢考曾氏攷所敘九江惟湖資沅澧四大水直注洞庭其餘漸旡辰敘西五水皆先後合流入沅距入湖之口尙遠且祇洞庭西北一隅之水而可據以爲江之九乎齊氏召南水道提綱藪澤莫大於洞庭自黔江以東自始安都龐萌渚騎田嶺以北羣流悉匯源流長遠可名者不止漸旡辰敘酉水足當九江之目其最巨能合百川者以湘爲首自廣西興安縣海陽山發源至磊石湘口入洞庭行二千七百餘里會桂林永州寶慶衡州長沙岳州六府桂陽郴州二州及江西邊界諸水爲洞庭最上之源所入巨

川如灌水源流四百餘里。瀟水源流五百餘里。舂陵水卽歸水。源流六百餘里。郴水卽耒水。源流七百餘里。洙水源流六百餘里。淶水源流四百餘里。澧水源流五百餘里。均先後合流入湖。較漸旡辰。敘酉五水。殆有過之無不及也。且衡山峒。嘯高峙。湖岸禹迹。具存。羅氏含湘。中山水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如欲湊合九江。自當以湘水爲主。擇其支流較遠者。不難如數相符。何以曾氏反從偏沅。上游禹迹無考之地。厯數衣帶細流。以足九江之數。其說果足憑歟。朱子因經先言至澧。又言過九江。意謂澧水不當在九江。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江卽大江也。斯誠確論矣。禹由衡山過九江，至敷淺原，道途所經，目力所及，湖以南大小眾江，先後合流過東陵者，若必逐一數之，雖累百亦不難足。而謂江之數遂可以九定耶？況眾江雜出，遠近既殊，長短各別，如必限以九江，禹何從分別理會而定其若者？應在九江之列，若者不應在九江之列。禹治水勤勞，日不暇給，未必肯爲此瑣煩之事乎？杜氏佑曰：九州本制，起於顓頊，辨其疆域，始於禹貢。蔡傳引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如謂九江，禹前先有其處，因導江過之，遂列於夏書，則是顓頊以後，便有九江之稱。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三

流汜濫。君山東陵。對峙繁束。湖水吞天浴日。糾合大小眾流。阻塞不通。禹順其勢而導之。水流疏分。遂有孔殷之象。蔡傳曰。孔甚也。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孔氏穎達曰。大澤蓄水。南方名之曰湖。風俗通云。湖都也。說文云。湖大陂也。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也。尙書正義云。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廣雅云。江貢也。釋名云。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大江別流。先會澧水入湖。後因九合漸廣。湖遂得名爲江。非若彭蠡未先會江水入湖。僅得稱之爲澤也。許氏慎曰。池。衰行也。匯。器也。受物之器。象形也。林氏之奇曰。池者斜出之辭。孔傳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古

以東。迤爲句。而北字屬下。非經旨也。顏氏師古曰。匯。迴也。朱子曰。湖水卻而自豬爲澤。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邵氏寶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斯可謂曲盡匯字解義矣。鄭氏樵尙書辨訛。以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宋儒頗信其說。蔡傳欲引江北巢湖以當之。而又自謂不應記其小而遺其大。亦似回惑游移。迄無定見者。祇緣漢宋諸儒解經。皆以東迤北會于匯。誤指爲匯。彭蠡或以北會二字連讀。遂至異說紛歧。解人難索。不知導漾下匯爲澤。係指彭

蠡而言。導江下會于匯。卽指洞庭而言。經文兩匯字。確指揚荆兩巨浸。均被江流阻遏。匯成導漾。旣匯爲彭蠡矣。若以導江之匯。仍指爲匯。彭蠡顯與上文犯複。且於兩州藪澤互混。不明非禹貢書法也。禹貢所記山川。禹皆親身閱歷。然後筆之於書。一句一字。確有本原。後世按圖相索。徒從紙上臆斷空談。又烏足以測其高深哉。且衍文重出。斷無多至十餘字之理。胡氏渭曰。自宋以來。說此經者。遇難解處。不以爲衍文。則以爲脫簡。或以爲錯字。眞禹貢之一厄也。朱子九江彭蠡辨云。古今讀禹貢文。而爲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但指江州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五

治所以當之。或曰江過尋陽。派別爲九。又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如是而言。姑爲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如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此辨孔傳派分九道之謬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此辨緣江圖參差長短之謬况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辨賈氏地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

處不知當爲幾千百江矣。

此辨鄭氏山谿九小江之謬

且經言九江孔殷正

以見其吞吐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

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尋陽以東甚遠之

下流此可證前數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

總辨尋陽九江之謬

惟國初

胡秘監旦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洞庭爲九江則其援證皆極

精博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江之

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

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

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是導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六

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義

不亦既明矣乎。

以上發明洞庭九江證據確鑿

又曰漢志豫章郡彭澤縣下注

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入大江者一而

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

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

則湖漢者卽是彭蠡而其所受眾水之源又不止於廬江而已

也漢志不知湖漢之卽爲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

必豬於彭蠡而別爲一例且不知湖漢之爲湖正以其澤名之

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

則但見其爲一郡眾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爲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興隆以北。眾水皆會。豬爲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得而專也。嗚呼。禹貢所載九州山川。吾足迹未徧荆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胡氏渭曰。劉歆以湖漢九水爲九江。此九水者。同注彭蠡。以入大江。謂之九江。亦可。然彭蠡揚州之澤也。而指爲九江。則荊州之水。而移於揚矣。其可乎。禹貢之九江。信非洞庭。不足以當之也。以上辨明湖漢九水之謬蔡氏曰。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境。而唐孔氏又以爲尋陽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也。此辨

漢以九江名郡之謬程氏大昌曰。隋以九江名尋陽。第知因舊地舊名。以

命新郡。而差池貿易。不勝紊矣。此辨隋以九江名郡之謬又曰。尋陽記作於

置郡之後。孔疏雖不肯廢。亦以其從來非古。則相沿成誤。不足

多辨矣。特不知張須元賈耽輩。或謂九派各有其名。或創言八

洲合江。又何所本也。若雜數沿江枝浦。雖彙加而至千百。愈取

愈有。豈但九派入洲而已哉。夫數說者。既皆不可據。信如此。於

是益疑。江本無九。而出於後世之牽合。是以若此。其支離也。此辨

派別洲別之謬趙氏一清曰。余於春夏之交。道過岳陽。登樓遠眺。湖水

浩淼不知紀極。惟見湘水東匯，下洩江流，正直下雋之西北。與水經所言相合。禹貢記水不應遺此巨浸。信非洞庭不足以當九江之名也。然漢時九江在尋陽。史記龜策傳云：神龜出於江淮之間，嘉林之中。水經注以淮卽灌決水，導源廬江郡金蘭西北東陵鄉龜策傳。因禹貢荊州九江納錫大龜之文，遂摺引以實其說。然尋陽地屬揚州，何以闌入荊域？神龜出江，灌乃洞庭，不聞有此。後人欲據此以釋經，恐於經義全不合也。故尋陽之九江，以之言漢志，則可欲以之解禹貢，則非矣。禹貢導水於導漾下云：東匯澤爲彭蠡。此湖漢九水。漢儒之所謂九江也。導江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六

下先云過九江，至于東陵。後云東池北會于匯，則九江在其上游。是非以洞庭當之，不可。荆揚二域水道敘次分明，彼徒執漢志以疑禹貢，紛紛臆說，誠何必然。由是言之，則尋陽九道湖漢九水，均與禹貢九江風馬牛不相及明矣。案經言東別爲沱，係指梁州沱水而言。卽今四川渝郫各江是也。又東至于澧，則指荊州之沱。卽今湖北江陵縣西南虎渡口支津是也。故以又字別之。水經注所謂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寰宇記所謂大江自枝江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者，皆指此也。澧水得名最古。由今澧州安鄉縣西南入洞庭，距虎渡口二百餘

里爲沱水入湖故道。虎渡澧州之名。雖起後代。然在禹時。沱與澧水相合。自有其處。大約在今澧州津市東北。楚辭所謂沅陽浦諸地。故曰至于澧。猶言至于澧濱云爾。非若漢與滄浪之水與漾隨地異名。而皆以爲稱之也。水經注以流逕江陵縣南者爲北江。從虎渡別流者爲南江。寰宇記則以北爲內江。支流南爲外江。經流水道提綱亦謂古江直從虎渡口。東南會澧水。過洞庭後以徙流。僅存虎渡支津而已。今按其地爲石首華容諸山來脈過峽處。地勢低平。無大山重阻。洪水懷山襄陵。江與澧混成一壑。濁浪狂瀾。渺茫無極。荊州南北兩岸。幾不能容。而石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九

首諸山。又復橫截下游。激湍更甚。禹導其別出洞庭。以殺荊州水勢。然後江洪在雲夢間者。了然可辨。禹治荊州之水。用力施功。全在洞庭一帶。故隨山刊木。不由江陵石首。而徑乘四載。由澧過洞庭。以至東陵也。袁氏中道澧游記云。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一壑。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江。必於高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濬之功。自夷陵而下。高阜多山者。莫如澧。由澧導之過九江。以至東陵。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間者。了了可辨。江始分而爲二。此卽內外江之別也。但寰宇記諸書。反以虎渡爲大江。經流殆非素所閱歷。無由知其山脈水源。以致江沱顛倒。

嫡庶不分。良可慨也。安化陶氏澍，江沱至東陵解云。王晦叔謂岷江正流從虎渡口注澧，而北江則沱水也。其後北江漸盛，南江漸微，反以南爲沱，北爲江矣。此說甚新，不可從也。然細觀山脈，從澧州至楊家蕩，皆有岡脊，惟三汊河無山，是其過脈處。及東逮安鄉石首華容，則重起山巒，江本經流，非沱可比。難於穿岡脈而南，果穿岡脈而南，則當如導岷逾河之文。曰：逾澧不言至，于澧也。大抵洪水時，江與澧本自相近，中間界脈，惟有楊家蕩等處一綫之隔。今之相距二百餘里者，皆兩岸隄垸爲之耳。故曰：至于澧，猶言至于澧州云爾。非謂會于澧入于澧也。由此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三

而東至巴陵之城陵磯，而洞庭之水出焉。故曰：過九江也。江果分九，則九江卽江之正身，豈得言過耶？朱子曰：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考者，旣昏憤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爲之遷就穿鑿以蓋之。其巧愈甚。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不敢信矣。蔡傳引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陸氏深曰：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水經注：枝江先有九十九洲，江水左右夾流，隄防考：荊州原有九穴十三口，江水兩岸分流，此皆荊州之沱也。迨明嘉靖間，世

宗入繼大統。以安陸純德山爲皇陵。恐江水直射明堂。盡塞北岸穴口。如沙市郝穴等處。均築長隄以障之。卽今萬城諸隄是也。自此江水別流。概從南岸穴口分注洞庭水道提綱。所謂枝江松滋公安石首華容數縣濱江南岸多藪澤。皆首受江水支津。多豬爲澤。南入洞庭。北復入江。卽古江南之夢也。後世指清江夷水爲荊州之沱。其實非也。潛在江北。卽古雲澤水道提綱。謂自江陵以東。潛江以南。監利以北。沔陽州前後左右。湖渠鱗疊。皆首受漢水支津。合流至嘉魚縣東北之新灘口。及漢陽縣西南之沌口。分流入江。總名沔水。卽古潛水也。古時沱潛二水。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三

皆視洞庭爲消長。故經記九江孔殷。卽繼之曰沱潛。既道相因。而致也。此禹貢四言九江。一言雲夢。指明荊州水患盡在洞庭。雲夢之間。故導江經文。獨詳荊域。而梁揚二州。僅以首尾三句扣端言之。良有以也。晁氏說之曰。洞庭卽九江也。曾氏旼曰。東陵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又曰。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亦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矣。朱子曰。頃在南康兩年。其地疑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案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爲洞庭巴陵者爲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卽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又曰。禹

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蔡氏曰。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全氏祖望曰。九江與東陵相首尾。以九江爲湖漢。則東陵當在廬江。以九江爲洞庭。則東陵當在巴陵。無兩可也。陳氏櫟尙書集傳纂疏。江漢朝宗于海。卽繼之曰。九江孔殷。導江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江。可見孔傳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者。其非明矣。證以經文。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則九江自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尋陽湖漢。與今之江州尤明矣。朱蔡以洞庭湖當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三

之辨證。詳明從之可也。胡氏渭曰。九江卽洞庭。既有山水。二經爲根據。而又得朱子辨論。其不在尋陽湖漢亦明矣。今江沱故道未盡湮沒。大江經流。過江陵縣南。又過石首縣北。之元九曲。滔滔東去。別流由虎渡口至澧。東過洞庭。會合澧沅。資湘。夏水盛滿。浩無津涯。概由君山迤斜北流。過巴陵城西。徑流十五里。至城陵磯下。與大江經流。復合於荆河口。卽古三江口。南史所謂三湘浦也。水經注。湘水左會資水。又左則沅水注之。又左則澧水注之。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者也。又云。巴邱山在湘水右岸。

山有巴陵故城。城跨岡嶺。濱阻三江。巴陵西對長洲。南分湘浦。北屆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矣。二水既合。浩蕩洞流。江流阻滯。水面愈寬。夏秋之際。大江暴漲。泛溢逆流。倒灌湖水。卻而自豬。加以虎渡別流。滂沱南下。挹彼注茲。遂爲是瀾漫渺茫。方八九百里之大澤。則是洞庭匯而爲湖。雖非江水所匯。而勢實匯之。與匯澤爲彭蠡之文。前後相應。巴陵舊志所謂洞庭吐納羣川。而大江西來。橫亘其口。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川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爲之改色。寰宇記所謂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湧。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三

瀟湘清流。頓皆混濁。岳人謂之翻流水。皆指此也。迄今泛舟溯洞。按其源流。準以地望。猶想見茫茫禹迹。如在目前。東地北三字讀點。言自東地斜而北流也。蔡傳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導江言會者。別流與經流復合也。曰會于匯者。實指所會之地。猶言會于洞庭匯水處也。于字解極順。不言匯澤爲洞庭者。蒙上句九江而言。省文以互見也。曰至于澧者。實指別流先至之地。猶云至於澧水之陽。而後漸會沅湘諸水也。曰又東者。承首句岷山在西而言。梁荆沱水并出。故以又字爲兩州之界也。蔡傳大水合小水謂之過。曰過九江者。以大江別流爲主。由九合眾。

水之地而過故不稱湖而仍稱江。九江書過者再。此則直指別流所經行也。曰至東陵者指眾水總匯之地。由此池北出口卽所謂奠高山大川也。人第見洞庭爲湖似與大江無涉而不知江水早由虎渡流入此江湖混合所以匯成九州之巨浸也。江漢去海尙遠皆曰入于海者見其水土平治上無所壅下有所洩也。禹貢濬川言會者七惟導漾導江因江水過流匯成彭蠡洞庭兩巨浸故皆以匯言之以明其與各州有別也。禹貢書法精妙畢露於字裏行間是在善讀者心領神會則庶乎得之矣。蔡傳又疑東池北會之文與地望反戾亦因誤認導江之匯爲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五

江以其居大江之中也。自匯彭蠡以下，江勢趨北而後轉東。故曰東爲北江。其實皆一江，也不過隨地表識，藉以記其治水崖畧。爲荆揚兩州奠川標準，并非析江爲二，析江爲三。開後世歧趨之漸。此禹貢經理疆界，誠百世不易之準繩也。經文敘論大江源流，祇分中江、北江，辨別荆揚疆域，并無三江字樣。班志酈注、傅會孔傳，創立南江之說，蒙混添雜，不特蛇足貽譏，抑且大背經旨。至蘇氏軾立異翻新，幾將體國經野之鉅文，下等烹茶辨味之小說，朱蔡辭而闕之，誠不誣也。後世又因蔡傳有澧宜山澤之名，史漢載澧通作醴，遂牽引長沙府屬醴陵縣爲辭，謂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三五

禹由江沱徑至醴陵，而過彭蠡九江。至於廬阜，故指會于匯爲彭蠡。據漢志湖漢九水，以待九江之說，而導漾導江兩節文義遂隔閡難通矣。荆州隄防考專主此說，傳會穿鑿兼而有之。不知沱澧九江東陵地界毗連，東西次序秩然不紊。舊時沱水會澧入湖，由今新設南洲廳治經過包明山頭團山嘴直抵君山。迤斜北流而會大江無壺口梁岐之危，無龍門砥柱之險。禹順流導引不費疏鑿，遂致雲澤見土，夢澤作父，荆州水患悉平。蓋雲夢跨江南北，與洞庭夔樂相關，洞庭之水不落則雲夢之害未除。安瀾有慶而後塗泥底平，涇水不驚而後桂菽其藝。故經

記雲夢平治繫於九江。孔殷沱潛既道之後，相因之勢也。禹貢導山，凡言過言至，皆指導山之人經過所至，非言山脈連延也。導水言過言至，皆指水道經過所至，非言人迹閱歷也。醴陵在東陵上游，相距六百餘里，岷江之水，何能逆流飛過？如謂禹由江沱徑至醴陵，而過彭蠡廬阜，則是遺此八九百里洞庭巨浸，畧而弗治，是豈導江之方略乎？且與至于東陵句，文氣不貫，毋怪乎誤會錯解。反以東匯以下十三字爲衍文也。胡氏渭曰：鄭氏以醴爲陵名可也，而又云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爲

縣乎？按郡國志，醴陵縣屬長沙郡。本漢臨湘縣地，後漢析置醴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三

陵西北，距澧州五百里。大江安得至其地？鄭謂因醴陵以名縣，蓋據史記漢書澧皆作醴，故傅會其說，大謬不可從也。易氏被禹貢疆理記云：澧州在江南，無非山澤。醴陵是小山，因水而得名者。此說近是。然水或因山以得名，亦未可知也。勳案醴陵當以水得名。水經澧水澧通出醴陵縣東澧山，西過其縣南，屈從縣西西北流，至淶浦入於湘。名勝志：縣北有醴陵，下有井湧泉如醴，因以名縣。九域志：醴陵縣有醴泉。明統志：醴泉味極甘美，可以愈疾。在今治北三里姜嶺下。醴泉浸月，列爲淶江八景。志載別號淶江，又名莊埠。秦漢以前，并無醴陵之稱。史記侯者

年表漢高后四年用長沙相封醴陵侯越六百戶其名始見於史志無論是否宜山宜澤澧醴可否相通總之三代時何緣得有醴陵名目然則禹貢之澧其非醴陵之醴已可概見矣又案衡陽王氏夫之書經稗疏以大江自荆南先後合於漢沔者計有九江如川江清江魯泆江潛江沱江漳江沮江油江漢江等類皆可謂之九江據水經九江在下雋西北言之也邵陽魏氏源古微堂集以荊州沿江穴口如虎渡章卜郝穴楊林小岳宋穴調絃赤剝里社諸穴口左右分洩江水皆可謂之九江據荊州隄防考九穴十三口言之也新化鄒氏漢勛勃菽齋文存以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毛

湖南沅湘資澧四水江西脩贛潁鄱餘五水總爲九江據水經下雋九江漢志湖漢九水合而言之也此皆以南人敘南水與禹貢經旨及朱蔡傳注頗相齟齬豈桑梓見聞得毋亦有異同耶惟巴陵吳氏敏樹九江樓記所謂九江者當以湖旁最近諸水口如沅湘資澧外以水經及注所稱名者驗之今臨湖始合之水若油若澆若汨若微計爲九者自足諸水夏秋漲爲一湖冬春派別各見按水經油水出孱陵澆澆二水入澧汨水入湘皆近至湖濱而澆陽見楚辭汨羅爲屈子自沈處微水則今新牆河也凡此九水直注洞庭是以謂之九江其見聞親近

較前三說更長。節錄於此。以備參考。又案石首華容志載。晉書杜預傳。預以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卽今石首縣東調絃口。江水別流。由華容縣東南。分注洞庭。今亦稱花江。咸豐三年。石首縣西。藕池潰口。自此大江別流。由公安石首。分三道入洞庭。江水重濁。泥沙淤壅。日積月高。昔之所謂赤沙白洋。狼跋蘇池諸湖者。今則盡成長隄沃壤矣。自光緒初起。濱湖數縣。淤湖成洲。縱廣五六百里。挽垵墾田。爭先趨赴。分設南洲廳。以治之。所屬田地。皆淤洲爲之也。邇來沙積愈多。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三

推衍漸廣。水道屢無所容。僅有沱流數道。舟楫往來。其餘港汊紛歧。通塞靡定。每遇江沱暴漲。泛溢潰決。處處堪虞。舵桿洲亦漸成陸地。而沅澧正流。徒依南岸。冬水枯淺。轉從沅江縣。倒流至臨資口。會合資湘。而注洞庭。此爲湖湘禹甸。數千年所希見也。郭氏璞葬書云。地有吉氣。土隨而起。然則地土起滅。皆視氣運盛衰。爲轉旋。古人戒滿持盈。未雨所以切綢繆之計也。詳稽洞庭山脈。由公安三汊河。崩洪過峽。接連頓起。安鄉黃山。及石首楚望。龍秀。筆架諸山。逶迤至華容縣東。高聳鼎山作祖。山頂龍泉湧出。左起桃花。望夫。礬陀。天井諸峯。落平而盡。君山。右至

龍秀石佛崩洪而起。禹山大禹治水登此山，因以名焉。凡鳳山、明山、鼓樓、寄山、團山、層山，皆其支輔也。禹山高聳湖中，眾山環列，周百餘里。昔時四面皆水，一望無涯，自華容縣城視之，宛在水中央矣。近因淤洲修隄，南西北三面廬舍田園，瓜分棋布，遙見清湘東繞，檣帆如織。近則東西兩小湖，映帶左右。古人所謂洞庭方八九百里者，今已三分淤其二矣。安鄉張氏解義所謂大江正派在北者，包公安石首華容諸山在中，江湖二水夾流。安化陶氏解義所謂從三汊河過脈，東逮安鄉石首華容，則重起山巒者，皆指此也。此洞庭水道，今昔不同，而山則亘古不移。

禹貢九江三江攷

洞庭源流

三

之實存形勢也。至以震澤三江漫指爲大江一脈同流，亦屬淆互已甚。朱子曰：有欲以震澤三江卽爲大江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他人之可及，是亦極巧而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二。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窳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強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游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旣以目驗之，必其說之有可信，而於今尙可考也。蔡傳專主庾氏闡揚都賦注，自太湖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岐分爲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

海爲東江并松江而爲三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是也。夏氏允彝禹貢古今合注三吳之水悉注於震澤。震澤之水三江分洩之以入海。則震蕩者平定。相因之勢也。震澤西南受茗霽諸溪之水。西北受宜興百瀆之水。既高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返流而趨內。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則激蕩靡甯。勢固然也。故必使三江之流既深且廣。務使海下於江。江下於湖。而又流闊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黃氏宗義今水經禹貢震澤卽周職方具區縱廣三百八十三里。周回三萬六千頃。跨蘇常湖三

禹貢九江三江攷

太湖源流

三

郡地。其上游自西南來者爲茗溪。自西北來者爲荆溪。其下游東北流經吳江縣。東通運河爲吳江。至蘇州府城東播爲婁江。至崑山縣南爲新洋江。又至大倉州東爲劉河口而入于海。其東南流過三泖。經松江府北界爲吳淞江。又合大盈黃浦諸水流至上海縣東北吳淞口而入于海。水道提綱大江以南浙水以北。彭蠡以東。蘆澤最大者曰太湖。襟蘇常湖三府財賦之地。東爲松江入海。本不與大江相通。其源亦遠遜洞庭鄱陽所匯。諸流眾盛。因地勢窪下。積水浩蕩無涯。神禹時卽稱震澤。又名笠澤五湖。湖中山最大者曰兩洞庭山。東西相望。水光接天下。

游入海。古稱三江。今東江已堙。其大者曰吳淞江。次曰婁江。又小者爲諸浦。凡松江府、大倉州及常熟各縣支渠東入海。北入江者皆其委也。自婁江而北支港頗多。其最著名者大倉州北之七鴉浦入於海。又西爲常熟縣東之白茆港。縣北之福山港皆入大江也。禹貢雖指引明屯田員外郎韓邦憲云：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碭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及荆溪震澤。中有三五里頗高阜。勳案其地左水出大江右水出太湖爲鎮江金陵正幹過脈處春秋時吳王闔閭伐楚用伍員計開渠以運糧。今尙名胥溪。及

禹貢九江三江攷

太湖源流

三

旁有伍身山云。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皆由此道。鎮西有固陵。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而漢唐以來言地理者。遂以爲水源本通。蓋皆指吳所開者爲禹貢三江故道耳。案漢書溝洫志。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蓋通江於淮。卽夫差所開之邗溝。通湖於江。卽闔閭所開之胥溪也。韓氏之言。信而有徵。石城分江水。酈氏指爲南江者。亦是此類。古時大江與震澤本不相通。安得以後世鑿引之枝。

流以當禹貢三江之二哉。合數說觀之。震澤下游分明別有三江入海。其非大江一脈同流昭然若揭矣。案禹時震澤本不通江。自吳開胥溪。運糧伐楚。大江之水始自蕪湖胥溪流入震澤。至唐楊行密爲五堰。其流復塞。宋改爲東西二壩。明改廣通鎮。室石鎔鐵固之。卽俗所稱東壩是也。班志鄞注指爲中江迨秦始皇鑿京

峴山以泄金陵王氣。鎮江江水始自京口丹陽。徑通太湖。卽今丹徒縣南運河道是也。及宋代廣開江浦。以殺大湖水勢。下游入海之水轉而通江。卽今白茆福山諸港浦是也。此皆後世人力鑿成。至以池州石城爲分江水。更屬山川阻隔。誠不解其何

禹貢九江三江攷

太湖源流

三

所謂也。宋史河渠志云。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開一江。有一江之利。能濬一浦。有一浦之利。又云。太湖爲數州巨浸。獨洩以三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故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其後潮汐沙積。屢遣大臣濬治。而太湖水患漸平矣。明史河渠志云。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濬。屢塞。不能經久。今相視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又松江大盈浦。乃通吳淞要道。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急

宜疏濬又云天目諸山之水豬爲太湖由江浦以入於海昔人於溧陽爲堰壩以遏其衝於常熟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淞開江浦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於壅塞遂大濬吳淞白茆諸江浦以洩太湖積水歷朝史志都無異辭從未聞有請濬大江出口以平三吳水災之議則孔傳班志鄭注之失不攻自破矣蓋大江正流由今海門廳東北蓼角嘴入海三代以前原與震澤大有秦越之殊其自鎮江以下沿江南岸港浦紛歧均非禹時舊跡雖與震澤下游相通卒之草木喬不被沱潛之涓滴沿江入海遠觀淮泗之波瀾蓋三吳古稱澤國眾水

禹貢九江三江攷

太湖源流

三

皆匯具區惟以三江爲洩水尾閘禹順其自然之性疏而通之用力少而成功速故經文僅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二語包括三吳兩浙夫亦曰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案孔傳以江自彭蠡分爲三以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又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杜撰南字實爲厲階其後漢志注括地志周禮疏徐注說文李注江賦皆因之程氏大昌曰彭蠡匯江距震澤千里而遙大江古無通震澤之道且彭蠡既匯於江未嘗分而爲三孔傳以江自彭蠡入震澤此全不知東南地理者也班志以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北江在會稽

毗陵縣北東入海。其後史記索隱孔氏書疏後漢郡國志皆因之。程氏謂班固之言於經無所依承而泛取北江充數殊不足據也。酈注以大江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由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者爲中江。經流逕毗陵。至江都入海者爲北江。新安王氏炎尙書小傳因之。全氏祖望曰。酈注於水經有異同。則宜糾正之矣。鄭氏書注以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宋蘇氏宗其說。遂謂自豫章至海爲南江。自岷山至海爲中江。自嶓冢至海爲北江。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朱子曰。彼以是而爲說者。亦可謂

禹貢九江三江攷

太湖源流

三

童駮不思之甚矣。郭氏璞原注水經以岷江爲北江。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徐氏堅初學記因之。新安王氏謂不應以松江。浙江之小。而匹岷江之大。郭氏注山海經以岷山大江所出。嶺山中江所出。嶠山北江所出。然其源流皆在蜀也。韋氏昭注國語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浦陽由紹興府入海。與震澤懸隔。不相通也。以上各說。添雜南江名色。與禹貢經旨大相背戾。皆不可從也。惟庾氏闡揚都賦注。與陸氏廣微吳地記。張氏守節史記正義。皆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朱蔡因之作書傳。禹貢三江地名。始有專屬。俗儒傳會孔班酈注。反以蔡傳爲非。宜

乎愈解愈勞。致與九江之說同爲千古一大疑竇也。湘省舊有洞庭湖志。屢費通儒纂輯。又經名卿鑒定。連篇累牘。卓然大觀。然各家所論九江三江。多主孔傳鄭注。雖理明辭達。藻采紛披。而考其山川形勢之實。亦若圍鑿而方枘者焉。惟康熙間安鄉張氏明先。居近洞庭。閱歷親切。曾著會于匯解義。刻附書經翼註卷首。援古證今。獨抒妙解。所謂考古者必從其近也。惜另附三江考。固執大江中江北江。以當震澤之三江。泛引訛承。而遂自忘其謬。洞庭湖志。闕其斷不可從。并會于匯妙解。而俱非之。亦屬因噎廢食。非持平之論也。勳幼讀禹貢。備識九州山川。竊

禹貢九江三江攷

太湖源流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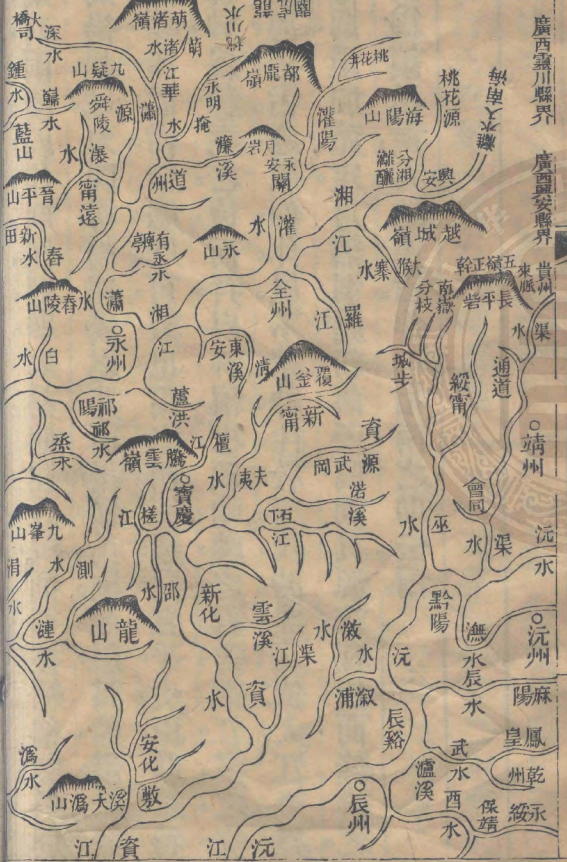
疑洞庭一湖爲荊州巨浸。何以漏而弗詳。歷觀漢唐以來諸家注釋。伐異黨同。莫可究詰。及讀張氏會于匯解義。欣然有會於心。然與朱子夏氏諸儒所論三江實義。卒未能衷於壹是。邇來游歷荆鄂皖滬。流覽大江南北形勝。繼渡洞庭西湖。目擊江沱水道。本末源流。瞭如指掌。始歎大禹治水。先奠高山大川。以爲各州表識。經營碩畫。獨具神明。荆沱由虎渡口至澧。東過洞庭。復合大江。沿途水道會歸。無高山可奠。假令導江一節。不載至東陵一句。後來水道變遷。地名沿革不一。諸儒胡猜亂指。更不知作何擬議矣。惟幸東陵巍然無恙。且與夷陵遙相對峙。列爲

東西兩陵以作荆江標準。朱蔡傳經立說。猶得按籍稽圖。辨別荆揚疆域。力闢尋陽湖漢之非。而後知禹迹昭彰。其貽留於熊湘夢澤間者。猶歷歷可數也。禹之明德遠矣。宜乎史臣載筆。特繼神農神堯之後。而并以神稱也。緬峴嶺之聳秀。覩江漢之安流。粵稽古迹。敬仰休風。不禁神往於三代時矣。爰依大江至界。舊圖重加釐定。另繪洞庭新舊兩圖。溯其源流。縷析而條辨之。以爲讀禹貢考地輿者。作一指南之助云爾。

禹貢九江三江攷

太湖源流

五嶺全圖



書吳祐傳注亦引顏裴二說爲證。又引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大庾一，桂陽甲騎二，九真都龐三，臨賀萌渚四，始安越城五。而裴氏之說則爲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越城嶠，五嶺之西嶺也。湘灘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嶠卽越城嶠也。庾仲初之賦揚都云：判五嶺而分流者也。又云：萌渚之水出於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其山多錫，亦謂之錫方矣。又云：鍾水出桂陽南平縣部山，山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鍾水卽嶠水也。庾仲初曰：嶠水南入始興，溱水注於海。北入桂陽，溱水注於江。是也。又云：耒水又西，黃水注之。水出郴縣西黃岑山，山則騎

史漢五嶺脈絡攷

美

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庾仲初云：嶠水南入始興，溱水注海。卽黃岑水入武溪者也。北入桂陽，溱水注江，卽是水也。又云：溱水出南康縣涼熱山，連溪山，卽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故曰東嶠山。趙一清釋曰：案吳祐傳注引南康記：大庾一，甲騎二，都龐三，萌渚四，越城五。而廣州記則以爲大庾一，始安二，臨賀三，桂陽四。而以九真爲揭陽，合爲五嶺。是酈注所言五嶺之次，與鄧記合。第考班志：九真郡有都龐縣。應劭曰：龐音龍。師古曰：音龔。而桂陽之部龍，乃嶺嶠之名。王象之輿地紀勝：山之絕頂曰都逢，土人語訛爲龐也。不知都部字相似，龐龍音相聯，而強以

都逢爲土音。山之絕頂之說。殆因嶺嶠而傳會耶。此與九真之
都龐無涉。鄧記誤也。當以南平部龍爲是。曹學佺五嶺記云。五
嶺之說。向來不一。宋周去非謂係入嶺之道有五。蓋自福建入

廣東之循。卽惠州府梅應州一也。自江西南安入廣東之南雄二也。

自湖廣郴州入廣東之連州三也。自湖廣道州入廣西之賀縣

四也。自廣西全州入靜江。卽桂林府五也。按此本淮南子以秦始皇

利粵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

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

南楚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考其地。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

郡。九疑在零陵。二處均與郴道全三州接壤。南楚餘干均在江

右。入南雄者必由南安。入南安亦必由豫章故也。惟番禺一軍

軍於粵。故謂之處。謂之都也。其餘去粵頗遠。皆隔絕嶺表之路

耳。惟昔日隔之。故通於今日也。隔之者。中外維絡控制。使不得

動之意。正欲虜其王而入其都耳。裴淵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

賀桂陽揭陽爲五嶺。楊慎丹鉛錄五嶺考。臺嶺之嶠在大庾。騎

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真。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

在始安。以輿地考之。大庾始安臨賀桂陽皆合。惟九真地屬交

州。與揭陽有嶺。東嶺西之別耳。余案東粵之嶺。南嶺西嶺。東三

嶺。與揭陽有嶺。東嶺西之別耳。余案東粵之嶺。南嶺西嶺。東三

道江右之嶺北道與廣西全省總名嶺右皆以五嶺爲言五嶺蔓延幾及千里跨連湖廣江西兩粵地界卽洞庭之南蒼梧之野而三苗氏之區也苗民負固不服憑此五嶺爲險其種類至繁散匿林箐谿峒之中卽今之猺民獠民狼民蜒民者似皆遷於分外之遺者耳其遷者必其雄黠桀驁者也而散匿於林箐谿峒之中荒野無人之處實繁有徒其能盡遷之乎遷之不盡而輯之必有其方苟不得安輯之道恐其驚疑轉相煽惑時時有蠢動之患復欲舞干羽於兩階亦難之矣故帝舜南巡至於蒼梧之野非無事而徇遠略乃使蠻夷之覲我耿光被我教化而施以勞來勸戒之法收諸要約羈維之內而已是故嶺一也而在大庾則爲臺嶺在桂陽則爲騎田在九真則爲都龐在臨賀則爲萌渚在始安則爲越城而俱以嶠名者爾雅山銳而高者曰嶠也楚粵江右之州縣俱設在山麓而其銳高處則仍蠻夷居之耳故桂陽之郴與廣州之連零陵之道與昭州之賀江右之南安與東粵之南雄九真之與欽廉始安之與衡永俱爲接壤而錯處也漢書揚陽下盡乎惠潮之境而梅州猺峒與湖南相通宋愜章經略湖南正開梅州之時觀此則五嶺之爲一嶺也虞帝南巡之故與夫秦漢取粵之方俱瞭然在於目中矣禹

貢錫指云。荆之南界。越衡山之陽。大抵及嶺而止。史漢陳餘傳曰。秦有五嶺之戍。晉地理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唐地理志曰。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已前。是爲荒服。據水經注。大庾最東。爲第一嶺。在揚域。餘皆屬荆。第二騎田嶺。在湖南郴州。南接廣東陽山縣界。北寒南燠。氣候頗殊。第三都龐嶺。在藍山縣界。亦稱都龐嶠。又名黃蘗山。南接廣東連州界。第四萌渚嶺。在江華縣境。南接廣西富川賀縣界。第五越城嶺。在廣西興安縣北。五嶺之最西嶺也。嶺北百二十里。接寶慶府城步縣界。經曰。衡陽未知所極。然酈氏有言。古人

史漢五嶺脈絡攷

望

謂五嶺者。天地以限內外。韓退之曰。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爲五嶺。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藉此表界。差爲近理耳。雖指又云。揚之南界。經無可見。據杜氏通典。以潮陽隸古揚州。蓋自江西大庾嶺東南。羣山綿亘。以達於廣東潮陽府之揭陽。卽揚之南界也。大庾嶺在大庾縣南八十里。南接廣東南雄州界。水經注以爲五嶺之最東。亦名東嶠。漢書謂之塞上。亦名塞嶺。南越相呂嘉破漢將軍韓千秋於石門。送漢節至於塞上。卽此地也。其西爲聶都山。贛江章水所出。與湖南桂陽縣接界。廣州記與水經注稍異。桂

陽卽騎田。而無都龐。有揭陽。後漢書吳祐傳注所云。蓋依裴氏五嶺訖揭陽。揭陽山一名揭嶺。在今廣東揭陽縣西北百五十里。南北二支。直抵興甯海豐二縣界。山南揭陽故城。卽漢舊縣也。今西自越城萌渚騎田。陂陀相屬。直趨大庾嶺。又循脊而下。東包揭陽所屬之海壘。與江西福建分險。唐一行所謂南界山河。至衡陽。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以限蠻夷者。是也。案漢書地理志。荊州零陵郡。有始安縣。卽今廣西興安縣也。越城嶺在其境內。零陵郡。又有營浦縣。卽今湖南永明縣也。都龐嶺在其境內。交州蒼梧郡。有臨賀縣。卽今廣西賀縣也。萌渚嶺在其境內。

史漢五嶺脈絡攷

呈

荊州桂陽郡。有郴縣。卽今湖南直隸郴州也。騎田嶺在其境內。揚州豫章郡。有南莖縣。卽今江西大庾縣也。大庾嶺在其境內。惟交州九真郡。有都龐縣。今無所考。唐書地理志。漢武帝開置九真郡。治胥浦縣。領縣七。都能其一也。豈龐能字。形相訛歟。案今廣西梧州府。漢屬交州。境內有都嶠山。距萌渚嶺不遠。道書稱爲第二十洞天。漢志所言。或指此。然班氏但以都龐名縣。未嘗以都龐名嶺也。南康記。誤指九真都龐爲嶺。嶠致與裴記相左。第考班志。揭陽屬交州南海郡。在今廣東潮州府。爲五嶺支麓。何能從大庾。以東別添一嶺。裴記亦不足據也。輿地紀勝。則

謂都龐嶺在藍山縣南九十里。與連州分界。謂之都龐山。蓋由傳會。酈注誤認桑氏水。經鍾水出桂陽南平縣部山。遂指部山爲都龐之嶠。案班志南平故城在今藍山縣東北。晉平山正峙其南。并無所謂部山。亦無所謂都龐之嶠。惟九疑山在其西南。周回四百餘里。閒於萌渚。騎田之中。與廣東連界。鍾水。溱水。皆出其麓。酈注鄧記所敘五嶺。大抵以晉平九疑爲都龐。毋惑乎名實混淆。位置顛倒也。至杜氏通典與通鑑地理通釋。皆謂都龐嶺在道州永明縣。明統志都龐嶺在永明縣北五十里。東北連掩山。西南連荆峽鎮。一名永明嶺。方輿紀要實指永明都龐。史漢五嶺脈絡攷

聖

一名揭陽嶺。遂合數說而一之。水道提綱亦稱永明縣境有清溪。嵒山。卽古都龐嶺。一統志與湖南通志皆宗其說。五嶺本根脈絡。燦若列眉。蓋五嶺正幹橫亘東西。不啻千里。跨廣西。湖南。江西。廣東。數省地界。各書所記次序。皆自東而西。然考其山脈連絡。則實自西而東。南幹正龍。自西藏巴薩通拉木山。包金沙江源。繞出西南徼外。轉至雲南維西廳。入中國界。崔巍險阻。分結雲南貴州兩省。自貴州永從縣老荒山。過峽東行。入湖南通道縣界。接連至城步縣長平砦。分枝北行。由全州覆釜山。祁陽騰雲嶺。起頂過峽。分結衡山。龍山。嶽麓。瀉山。左資右湘。而抵洞

庭湖。朱子所謂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者此也。正脈自長平砦東南行百餘里至廣西興安縣北高聳越城嶠西來第一嶺也。一名始安嶠。又名臨源嶺。唐書謂之全義嶺。以興安本名全義縣也。縣境東南平地爲分湘灘醜。湘水由全州流入洞庭。灘水由桂林流入南海。酈注所謂湘灘之間陸地廣百餘步。判五嶺而分流者此也。湘灘同源分流。古今都無異說。今細案其地。自海陽山麓桃花洞潛源湧出。北流數十里。至分水龍王廟。別爲湘灘二水。湘水順勢北流。自是桃花源正派。惟灘水激湍狹淺。確係人力鑿通。蓋越城嶺正脈由興安縣西直達海陽山。相距九十餘里。中間大斷。過峽地勢低平。易於開闢。通流淮南子。秦以一軍塞罽城之嶺。使史祿鑿渠而通糧道。高誘注云。鑿通湘灘之渠也。其故城在今溶灘二水間。遺址尙存。石磴無恙。城北二十里。舊有嚴關羣山環繞。鳥道不可方軌。漢武帝元鼎五年。遣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引軍出零陵。下灘水。會於番禺。定越建功。故以嚴關爲名。大抵引湘入灘。始於秦漢之初。至後漢建初八年。鄭宏爲大司農。以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遂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益爲湘粵水陸通衢矣。今湘灘分醜。七分北流。三分南

流水中石隄分界。顯係人功。修成此爲考證。實據至後魏酈氏注水經。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遂倡爲同源分流之說。如兩淮運河故事。竟將泰山脈絡隔斷。此豈山川自然之形勢哉。正脈又自海陽山包灌陽縣西南。入湖南永明縣境。高聳都龐嶠。西來第二嶺也。一名永明嶺。方輿紀要稱爲揭陽嶺。山頂有三尖峯。高險殊絕。正脈至焦源嶺。大斷過峽。兩傍石山矗立。有如一林春筍。左水出道州瀧河口。右水出桃川龍虎關。漢武帝遺下瀨將軍。引軍出零陵。抵蒼梧。取道於此。過峽後。頓起長標嶺。俗呼爲黃嶺。南入廣西富川賀縣境。北接湖南江華縣界。高聳萌渚嶠。西

史漢五嶺脈絡攷

壘

來第三嶺也。卽古臨賀嶺。一曰毗渚嶺。又名白芒嶺。通典謂之桂嶺。水經注謂之錫方。左爲萌渚水。由湘江流入洞庭。右爲賀江水。由粵江流入南海。昔宋潘美伐南漢。先拔賀州。岳忠武破羣盜。亦從事賀州。嶺實郴道連邵之腰膂也。正脈接連至湖南甯遠藍山縣交界。起九疑山。山頂有三分石。龍泉湧出。散爲瀑布。山北舜陵在焉。史記五帝本紀。舜崩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禮記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文穎曰。九疑山蓋半在蒼梧。半在零陵也。秦始皇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漢武帝元封間。亦望祀焉。郭氏璞云。其山九峯皆相似。酈注云。蟠基蒼梧之

野峰秀數。罷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互阻。異嶺同勢。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南有路通兩廣。昔秦降北越。以一軍守九疑之塞。卽其地也。正脈又挨廣東連山廳界。由湖南藍山臨武縣境。接連至郴州宜章縣交界。高聳騎田嶠。西來第四嶺也。一名黃岑山。又名黃箱山。一名客嶺山。又名上嶺山。通典謂之臘嶺。山頂有仰天湖。其北郴水出焉。由湘江流入洞庭。山南浯水岑水出焉。由粵江流入南海。漢平南越。遣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引軍出桂陽。下湟水道。出於此矣。正脈又由湖南桂陽縣東南新橋塘入廣東南雄州。江西南安府界。高聳東嶠山。西來第五嶺。史漢五嶺脈絡攷

巽

也。一名塞嶺。又名塞上。唐志稱爲南越北塞。漢守將庾勝築城嶺下。故名大庾。或曰山形如廩庾也。一名臺嶺。以山石如平臺也。舊時嶺上多梅。又名梅嶺。白居易云。大庾多梅。南枝旣落。北枝始開是也。一說梅鎬奉越王居此。故以梅爲名也。水經注謂之涼熱山。連溪山。晉書謂之南康山。徐道覆作亂。先使人伐船材南康山中。以山在南康罷境也。左爲章源。由贛江流入鄱陽。右爲滇源。由粵江流入南海。秦降百越。以一軍守南楚之界。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引軍出豫章。下橫浦。一作滇水。皆由斯道。唐開元中。張九齡緣磴道。鑿新路。置驛石壁間。宋嘉祐八年。復修

廣之立關於此。揭名梅關。章穎詩云：兩州南北護梅關。盡日人行石壁間。蓋實錄也。五嶺正幹。由此劈脈分支。蔓延江西、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江蘇。數大行省。而盡於大江東海之交。朱子所謂其一支自南而東。則包彭蠡之原。度歙黃山。以盡於建康。又自天目山。分一支而盡於浙西。其一支則又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於會稽。南其尾。以盡於閩越者此也。其從湖南桂陽縣東南。新橋塘分枝。逆轉西北行。分結湖廣江西各府廳州縣。北至武昌。東盡廬山。山脊爲兩省分險。左水多注洞庭湖。右水盡注鄱陽湖。朱子所謂其南一支。度桂嶺。當云臘嶺則包湘原而北。

史漢五嶺脈絡攷

望

經袁筠之地。以盡於廬阜者此也。勳薄游嶺表。目擊南幹正龍。大氣磅礴。迥異尋常。起頂則星峰磊落。插漢冲霄。降勢則眾山擁護。出陣排班。左右關城水口。動逾二三百里。山脊分水。多係兩省交界。大斷過峽。卽爲郵傳孔道。秦漢平定百粵。由五嶺出師屯戍。最關扼要。廣韻云：嶺山坡也。說文云：嶺山道也。正字通云：山之肩領。可通道路者。五嶺雄峙。南服左帶。長江右環。南海正幹。旁枝。迤邐蜿蜒。廣袤逾萬里。得天地温厚正氣。五金百產。美盡東南。是故嶺一也。分之則有五。合之則自衡山以南。東窮於海。皆一山之限耳。朱子曰：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幹龍。而盡於

東南海。又曰。江西山。皆是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卻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從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此皆評論。南龍形氣。探本窮原。瞭如指掌。爰據史漢傳記。所論五嶺次序。證以輿地形勢。及游歷見聞。參互考訂。而辨其是非。庶見通典通釋。與統志通志諸書所言山川脈絡。次第分明。而古人畫疆分界。深意虞帝南巡。政治秦漢平粵。徑途及後世分兵屯守。保衛南疆方略。亦各得有所表見云爾。

史漢五嶺脈絡攷

吳

另撰南嶽形勝湘垣靈秀諸圖考並
附各省關閣名數圖說俟續付刻

欽命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等處
地方節制鎮協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吳 爲詳請咨送事據
湖南醴陵縣知縣董耀焜詳稱案奉本府札轉奉憲台札准
兵部火票遞到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著各省督撫選擇精通天文醫理卜筮數學及熟習堪輿之
人每省酌保數名先行造冊咨送內務府聽候傳取將此通諭
知之欽此欽遵轉行到縣奉此遵卽畱心採訪去後除天文醫
理卜筮數學現未採訪得人外茲訪有附貢生榮錫勳現年

臧龍經批注校補

公牘

四十九歲同治十三年蒙

前學憲顧 歲試取入縣學附生光緒十九年在江蘇賑捐
局報捐貢生向習堪輿之學著有地理辨正翼臧龍疑龍經
批注校補二書於轡頭理氣清源溯流法精理密洵補翼先
正之闕漏啟迪後學之津梁實有心得堪備咨送理合將該
貢生所刊二書造具年歲籍貫履歷清冊詳請察核咨送等
情到本部院據此相應咨明爲此合咨

貴府請煩

查照核辦施行須至咨者

許咨送冊一本書二部共七本

右

咨

內務府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欽加二品頂戴三品銜湖南補用道候補府代理長沙府正堂加

三級紀錄五次徐為恭錄札飭事案奉

署鹽憲周札准

藩司何咨奉

撫部院吳札開光緒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准

兵部火票遞到承准

據龍經批注校補

公牘

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著各省督撫選擇精通天文醫理卜筮數學及熟習堪輿之人每省酌保數名先行造冊咨送內務府聽候傳取將此通諭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等因承准此合就恭錄札行札到該司即便欽遵移行各府州縣遵照酌選數名造冊詳咨如無精通熟習之人亦即據實稟覆毋遲又奉

督部堂張札同前由各等因行司移道到府奉此合就恭錄札行札到該縣即便遵照辦理毋違此札

八月初七日行

光緒十九年十月初四日湖南長沙府醴陵縣知縣董 爲
詳請咨送事造具附貢生榮錫勳年歲籍貫履歷清冊並齎
地理辨正翼撼龍疑龍經批注校補各一部通詳

督部堂暨
撫部院暨

鹽憲 府憲查核咨送等情旋於十月二十四日奉

撫憲吳 批仰候咨送

內務府查照核辦並轉飭該生知照聽候傳取仍候

督部堂批示繳書冊存送又於十二月初六日奉

頭品頂戴湖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何 爲札飭事

撼龍經批注校補

公牘

三

案奉

督部堂張 札開據該縣詳附貢生榮錫勳熟習堪輿堪以

咨送一案奉

批據詳已悉仰南布政司飭候

撫部院查核咨送繳履歷並堪輿等書均存等因奉此合行

札飭札到該縣即便遵照此札同日又奉

藩憲何 批據詳已悉仰候彙案詳咨仍候

兩院憲暨

臬司批示繳地理辨正翼撼龍疑龍經批注校補均存又奉
鹽道批示繳地理辨正翼撼龍疑龍經批注校補均存又奉

臬憲王 批據詳已悉仰長沙府飭候

兩院憲暨 藩司 鹽道 批示繳地書均存又奉

署鹽憲周 批據詳已悉仰候

兩院憲暨 藩司 兩司批示繳地理等書均存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具稟嶽麓書院肄業拔貢生
張洸歲貢生孟步雲廩貢生蒲肇芬職附生歐陽諫增貢生
郝啓先廩生顏可鑄附生羅祖彥增生聶炳芳廩生傅念恃
附生孟斌等爲恭錄

上諭採訪熟習堪輿呈請察核補咨以備傳取事謹案光緒十九

據龍經批注校補 公牘

四

年六月初六日

軍機大臣恭奉

上諭著各省督撫選擇精通天文醫理卜筮數學及熟習堪輿之
人每省著保數名先行造冊咨送內務府聽候傳取將此通諭
知之欽此欽遵轉行到各州縣奉此旋經醴陵縣知縣董耀焜
採訪附貢生榮錫勳現年五十七歲同治十三年奉

前院憲顧 歲試取入縣學附生旋舉優行光緒十九年四

月在江蘇賑捐局報捐貢生後加中書科中書銜向以舉業
餘暇兼習堪輿之學著有校補高文良公批評撼龍疑龍經

解義及地理辨証翼二書考察山川至理發明河洛正宗昔
公劉遷豳相陰陽觀流泉旣景迺岡遂開八百年王業周公
宅洛卜瀍澗相黎朔以圖獻卜致肇三十世宏基此古人山
水所由觀卽後世堪輿所由昉也曾經造具附貢生榮錫勳
年歲籍貫履歷清冊並所刻地理二書通詳

院司道府各轅旋奉

前撫憲吳 賞造書冊咨送

內務府查照核辦又奉

督憲張 批司行縣轉飭聽候傳取等因各在案生等素論

撼龍經批注校補

公牘

五

附貢生榮錫勳讀書博覽講求輿地水道熟習堪輿之學邇
來游歷大江名勝徧閱荆沱變遷竊歎禹貢所記導漾導江
兩節文義一句一字確有本原後儒著書立說未曾身歷目
擊以致入主出奴互相齟齬因撰洞庭源流攷用識湖湘水
道今昔不同末復辨論震澤出入與江漢彭蠡不相關係庶
於荆揚兩州疆界分明而九江三江實義亦各有所依據會
就省垣行臺呈請

前院憲吳 鑒政改爲禹貢九江三江攷一得之愚過蒙推
重遂附經解之末實屬三生有幸茲逢

欽憲大人承

恩北闕視學南湘

職掌輜軒示諭旁搜乎著作誼隆

宗室咨詢更切於臣鄰生等目覩鴻文心思驥附鈔謄

諭旨公牘裝潢水道地書遣抱質呈寶慶行轅伏乞

俯賜察核教政可否仰邀

賞准備文質書補咨

內務府頒奉

繪音以備傳取之處出自鴻裁施行生等不勝懇切祈求之至謹

撼龍經批注校補

公牘

六

稟計呈水道地書各一部奉

提督學院

宗室載

批據呈醴陵附貢生榮錫勳講求輿地水

道熟習堪輿之學著有地理書稿梓行經該前縣董令遵奉

上諭採訪通詳旋經

前撫部院吳 賡造書冊咨送

內務府轉飭聽候傳取在案惟近撰洞庭太湖源流剖析荆

沱變遷辨明震澤出入曾就省垣行臺呈請

前部院吳 鑒政改爲禹貢九江三江攷尤足流傳壽世有

裨經傳微言仰候據情補咨可也各書稿存覽

初一

